



■ 王晓伟

绿色的白皮松苗像展开的孔雀尾,在春风中轻轻晃动。老许深情地看着它,手扶着柔软的松枝,舍不得放开。他说,眼前这棵叫希望树,它长大后就是希望林,很久以后的矿区肯定会山清水秀、绿树成荫……

言语间,老许有些激动,眼睛里映射着的这片矸石山规划区,山脚下波瀾的绿海,承载了他30年的煤矿生涯。那时的他还年轻,赶上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好时候,后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,绿色环保成为发展主题,煤矿企业一边抓发展,一边做绿化,光秃秃的矸石山上,就此走来了一群年轻人,他们手拿镐锹,经年累月为矿山披上绿装。矸石山上没有供树木生长的泥土,他们就从山下一筐筐挑上来。刨坑、挖土、植树苗,虽说累得汗

流浹背,但想着眼前黑黢黢的矸石山能变成森林碧海,大家毫无怨言,擦干了汗,继续干。回想以前,煤炭工业带动了周边的耐火厂、焦化厂和各类化工企业快速发展,只顾发展经济,但环境却受到了影响。

天地间灰茫茫,夜里的星辰不再明亮。多年后,国家大力提倡低碳环保和节能减排,老许和同事们作为矸石山上的植树人,有幸进入了矿山的绿化部门,一干就是30年。尤其最近十几年,每年到了植树季节,老许都会带领矿工们上山义务植树。矿山绿化部制定了详细的种植规划,一批批不同的树苗和草种运输上山,植入土壤,孕育希望。

植下一棵树就是播种了一个希望,而希望实现,还需要精心呵护,后期的浇灌、施肥是关键。

矿山希望树

一开始矸石山上什么都没有,慢慢地,从起初的人工运水到后来的自动化喷雾,配合养料补给、病虫害防治,树苗存活率大大提升。彼时俯瞰山脚,那些松柏已成了气候,深绿挺拔的身姿与满鬓斑白的老许形成了对比,他不禁感慨:“树苗长成了大树,植树人不再年轻。”

如今,新一代矿工也加入了绿化队伍。春日的清晨,老许带领着他们来到矸石山的最高处,迎着春风,撸起袖子,刨坑挖土,将新到的树苗小心植下。他说这个区域是刚刚规划的,说明矿山生产发展日新月异,植树步伐也该跟进及时。“让小小的树苗一茬跟上一茬,一批批长起来,就像年轻的矿工,是矿山的未来,更是矿山绿化的生力军。”

夕阳西照,植树的矿工陆续离去,老许蹲在刚刚种下的白皮松苗旁,讲起了矸石山上植树的故事,时光也缓缓穿越回10年前、20年前、30年前……老许说夜晚的矸石山很美,矿区一览无余,漫天星辰璀璨无比,可惜自己到了退休年龄,将要离它们而去。

夕阳将矸石山的山林染成金黄色,余辉洒在老许银色的发丝上,他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,就像他在30载光阴里植下的每一棵树,都长成了他希望的样子。

(作者供职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梧桐庄矿)

春韭意味长



■ 刘新昌

看虎年央视春晚《只此青绿》时,不知为什么,忽然就想起了春韭。

据说,《只此青绿》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宋代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,舞者们通过锋利眉眼、高髻绛唇、长袖绿裙,以及不同的造型和体态,演绎出画中青峰叠嶂、绿水隐现的意境,让观众在诗情画意中,读懂山河之美。

也许我没有这种“心中有丘壑,眼里有山河”的心境,就觉得,舞者们那一身青绿,恰似苍白叶绿的春韭,在和风里摆动,在春雨里滋长,在暖阳下生发,齐刷刷一片亭亭玉立,绿油油一派温婉雅致。那舞动的美,好像没有山河的气势磅礴,倒似春韭一样鲜活灵动。

说到春韭的活力,《本草纲目》这样描述:“丛生丰本,长叶青翠”“剪而复生,久而不乏”。《说文解字》也这样释义:“一种而久者,故谓之韭。象形,在一之上。一,地也。”可以想象,平整的土地上,一畦畦韭菜从泥土里钻出来,生机盎然,满目青翠,即使剪了一茬又一茬,仍能春风吹又生。

就是这样一种“长生菜”,却因“浓烈特殊的气味”,被看作蔬菜中的另类,佛家将其列为“五辛”,道家把它划入“五荤”。或许,对于出家修行的人而言,食用这种菜后口中带味,不雅不敬,有损修为和成长。可对于烟火百姓,它却与众不同。

韭菜清炒,滑溜香糯,与其他食物合炒,鲜嫩生香,因此有“春韭人饌百味佳”的俗语。最简单的做法是韭菜炒鸡蛋,素颜荤质的韭菜,遇上亦荤亦素的鸡蛋,就像英气逼人的才子,遇到温婉可人的佳人,一见倾心,互相激发,让一道简单的菜肴鲜嫩而丰腴。

韭菜炒香干也不错,香干切片、韭菜切段,起锅烧油,将小米辣、姜末倒入油锅中煸香,再加入香干、韭菜爆炒,操作简单,菜品却诱人,红、黄、绿相映生辉,解馋且悦目。

当然,韭菜炒河虾、韭菜炒干丝、韭菜炒豆芽、韭菜炒鱿鱼……样样鲜香可口,但我最钟爱的还是韭菜炒田螺。小时候家门口有口池塘,每年开春,父亲犁田归来,在池塘里洗犁耙时,总会下塘摸一些田螺。“三月螺,肥似鹅”,母亲将田螺放进铁锅煮熟,挑出螺肉,洗净去沙,装入瓷碗,再去割一把韭菜,就着肥美的田螺爆炒,真是人间绝味。

韭菜的另一食途是作馅和佐料,比如将韭菜与鲜肉混合后包饺子,南北方人都爱吃。几年前在岳阳工作时,两位亦师亦友的北方兄弟隔三差五就会喊我去公司附近的饺子馆,韭菜饺子、韭菜炒鸡蛋是必点的两道美食,三人每次喝到高兴时,总会端起酒杯来那么一句:“饺子就酒,越喝越有。”

前不久,读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一诗,读得唏嘘不已,除了感慨人生短暂和世事无常外,再次被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那朴素真诚的待客之道所感动。仔细想想,朋友之间只要情谊在,哪怕只有一壶老酒、一盘春韭炒鸡蛋,也能吃出友谊天长地久的人生意味!

(作者供职于国家电投五凌电力有限公司)



■ 张金梦

对梅里雪山的向往,要从一本有关它的书说起。书中描述了雪山的神圣与残酷,记录了雪山脚下藏族村民10年的生活变迁。

那些平静的文字,透过时间与空间的维度,讲述了每一个热爱雪山、热爱自然的灵魂。于是我决定,出去去梅里雪山。

初到丽江,已是傍晚,与三五好友穿梭于纳西族的木质牌楼,林间洒下的夕阳余辉与纳西族姑娘发髻间的银质装饰交相辉映,闪闪发光,一阵阵轻柔的欢声笑语中,时光仿佛停滞在光影交错的美好里。

次日清晨,我们从白沙古镇自驾出发,途径云杉坪、蓝月谷,沿214国道一路向北,不久便到达滇藏公路旁的梅里雪山观景台。置身观景台,山隐云雾间的仙境迎面扑来,山尖冰川积雪与云雾相

接,危山耸峙、大气磅礴、威严肃穆。那一刻,我才理解当地藏族村民为何奉它为“雪山之神”。只可惜,再优美绚丽的文字都无法描述眼前这美景的万分之一,若非亲眼目睹,很难想象梅里雪山这般壮丽。

梅里雪山有一著名景观叫日照金山,为看上一眼这奇景,我们选择清晨5点出发,于夜幕中寻找日出那一刻雪山的最高峰——卡瓦格博。卡瓦格博是梅里雪山的主峰,海拔高达6740米,是云南第一高峰,也是至今人类尚未征服的“处女峰”。

在云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不是所有的山都可以攀登,不是所有的河都可以游泳。卡瓦格博,就是那座禁止攀登的山峰。当地藏族村民说,卡瓦格博在藏语中的意思是“峡谷中险峻的白色雪峰”,传说是宁玛派分支的保护神,所以自古就是藏传佛教的朝觐圣地。

7点16分,是初冬季节梅里雪山所在地的日出时刻,可山间阴晴不定,卡瓦格博的山尖始终藏在云雾之中,任凭怎

么等待,最终还是没能目睹到日照金山。

下山路上,同行伙伴一步一回头,一句接一句感叹运气不好。可正当我们无奈地放下执念,以为此行看不到卡瓦格博时,转机却发生在雨崩村。

雨崩村是梅里雪山海拔最高的村落,被称为“藏在梅里雪山山脚下的世外桃源”。一个小时的颠簸车程,山路崎岖、地势险峻,恍惚间好多次屏住呼吸,不敢抬眼看窗外隐秘的大山和丛林。

抵达雨崩村下村时,山林的静谧悠然和村庄的诗情画意瞬间扫去了困倦劳顿,我们立马开启了新任务——徒步到神瀑。当地人讲,徒步至神瀑,接受过神瀑的洗礼,就可以洗掉一切魔障。

11公里的路程,台阶陡峭,时而雨时而雪,说经历整个四季一点也不为过。好在山顶的瀑布没让人失望,千米悬崖倾泻而下的雨崩瀑布,在阳光照射下,腾若云雾,人们置身其间,潜心接受淋浴,以求吉祥。

第二天一早,我们驾车离开雨崩村。司机是雨崩村村民,名叫松金都吉,他问我们,身体是否有淋洒到“圣水”,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他高兴地说:“愿你们一切如意。”话音刚落,他突然指着身后的山尖说:“快看,那就是卡瓦格博。”透过车窗,卡瓦格博映入眼帘,银峰矗立,山脊与冰川连绵相间,灰壁银川,半岭皑皑一奇景,亘古延绵今得见,我们激动地呼喊:“卡瓦格博!”

遥望卡瓦格博,对梅里雪山的敬畏感油然而生。很快,车辆驶离雨崩村,我们与松金都吉依依惜别,也许是因为这座深山幽谷中,藏着他那句“愿你们一切如意”的美好祝愿吧。

遇见卡瓦格博



春耕

■ 俞继东

犁铧掀开大地的封面
那些古老的农谚
在春风中再次发表
布谷鸟是忠实的朗读者
字正腔圆的前言
唤醒了酣睡的生命

躬耕的背影
挥舞出滴滴汗水
亲吻挥之不去的晨雾
又在夕阳下
印刷出一行行晚霞
把日子装订成一个紧凑的画册

可爱的种子
怀着碧绿的梦想
向往丰收的大把金黄
此时的大地正默默记录着
一串串脚印
准备着秋后的一行行书跋



山野

徐淑荣

